

第七十三回

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

话说渔丈人已渡伍员，又与饮食，不受其剑。伍员去而复回，求丈人秘密其事，恐引追兵前至，有负盛意。渔翁仰天叹曰：“吾为德于子，子犹见疑，倘若追兵别渡，吾何以自明？请以一死绝君之疑！”言讫，解缆开船，拔舵放桨，倒翻船底，溺于江心。史臣有诗云：

数载逃名隐钓纶，扁舟渡得楚亡臣。

绝君后虑甘君死，千古传名渔丈人。

至今武昌东北通淮门外，有解剑亭，当年子胥解剑赠渔父处也。伍员见渔丈人自溺，叹曰：“我得汝而活，汝为我而死，岂不哀哉！”伍员与半胜遂入吴境。

行至溧阳，馁而乞食。遇一女子，方浣纱于濑水之上，笕中有饭。伍员停足问曰：“夫人可假一餐乎？”女子垂头应曰：“妾独与母居，三十未嫁，岂敢售餐于行客哉？”伍员曰：“某在穷途，愿乞一饭自活！夫人行赈恤之德，又何嫌乎？”女子抬头看见伍员状貌魁伟，乃曰：“妾观君之貌，似非常人，宁以小嫌，坐视穷困？”于是发其簞，取盂浆，跪而进之。胥与胜一餐而止。女子曰：“君似有远行，何不饱食？”二人乃再餐，尽其器。临行谓女子曰：“蒙夫人活命之恩，恩在肺腑。某实亡命之夫，倘遇他人，愿夫人勿言！”女子凄然叹曰：“嗟乎！妾侍寡母三十未嫁，贞明自矢，何期馈饭，乃与男子交言。败义堕节，何以为人！子行矣。”伍员别去，行数步，回头视之，此女抱一大石，自投濑水中而死。后人有赞云：

溧水之阳，击绵之女，惟治母餐，不通男语。矜此旅人，发其筐笕，君

腹虽充，吾节已竄。捐此孱躯，以存壶矩，濑流不竭，兹人千古！

伍员见女子投水，感伤不已，咬破指头，沥血书二十字于石上，曰：

尔浣纱，我行乞，我腹饱，尔身溺。十年之后，千金报德！

伍员题讫，复恐后人看见，掬土以掩之。

过了溧阳，复行三百余里，至一地，名吴趋。见一壮士，确颡而深目，状如饿虎，声若巨雷，方与一大汉厮打，众人力劝不止。门内有一妇人唤曰：“专诸不可！”其人似有畏惧之状，即时敛手归家。员深怪之，问于旁人曰：“如此壮士，而畏妇人乎？”旁人告曰：“此吾乡勇士，力敌万人，不畏强御，平生好义，见人有不平之事，即出死力相为。适才门内唤声，乃其母也。所唤专诸，即此人姓名。素有孝行，事母无违，虽当盛怒，闻母至即止。”员叹曰：“此真烈士矣！”次日，整衣相访，专诸出迎，叩其来历。员具道姓名，并受冤始末。专诸曰：“公负此大冤，何不求见吴王，借兵报仇？”员曰：“未有引进之人，不敢自媒。”专诸曰：“君言是也。今日下顾荒居，有何见谕？”员曰：“敬子孝行，愿与结交。”专诸大喜，乃入告于母，即与伍员八拜为交。员长于诸二岁，呼员为兄。员请拜见专诸之母。专诸复出其妻子相见，杀鸡为黍，欢如骨肉，遂留员、胜二人宿了一夜。次早，员谓专诸曰：“某将辞弟入都，觅一机会，求事吴王。”专诸曰：“吴王好勇而骄，不如公子光亲贤下士，将来必有所成。”员曰：“蒙弟指教，某当牢记，异日有用弟之处，万勿见拒！”专诸应诺，三人分别。

员、胜相随前进，来到梅里，城郭卑隘，朝市粗立，舟车嚷嚷，举目无亲。乃藏半胜于效外，自己被发佯狂，跣足涂面，手执斑竹箫一管，在市中吹之，往来乞食。其箫曲第一叠云：“伍子胥！伍子胥！跋涉宋、郑身无依，千辛万苦凄复悲！父仇不报，何以生为？”第二叠云：“伍子胥！伍子胥！昭关一度变须眉，千惊万恐凄复悲！兄仇不报，何以生为？”第三叠云：“伍子胥！伍子胥！芦花渡口溧阳溪，千生万死及吴陲，吹箫乞食凄复悲！身仇不报，何以生为？”市人无有识者。时周景王二十五年，吴王僚之七年也。

再说吴公子姬光，乃吴王诸樊之子。诸樊薨，光应嗣位，因守父命，欲以次传位于季札，故余祭、夷昧以次相及。及夷昧薨后，季札不受国，仍该立诸樊之后，争奈王僚贪得不让，竟自立为王。公子光心中不服，潜怀杀僚之意，其如群臣皆为僚党，无与同谋，隐忍于中，乃求善相者曰被离，举为吴市吏，嘱以谗访豪杰，引为己辅。一日，伍员吹箫过于吴市。被离闻箫声甚哀，再一听之，稍辨其音。出见员，乃大惊曰：“吾相人多矣，未见有如此之貌也！”乃揖而进之，逊于上坐，伍员谦让不敢。被离曰：“吾闻楚杀忠臣伍奢，其子子胥出亡外国，子殆是乎？”员踟蹰未对。被离又曰：“吾非祸子者。吾见子状貌非常，欲为子求富贵地耳。”伍员乃诉其实。早有侍人知其事，报知王僚，僚召被离引员入见。被离一面使人私报姬光得知，一面使伍员沐浴更衣，一同入朝，进谒王僚。王僚奇其貌，与之语，知其贤，即拜为大夫之职。次日，员入谢，道及父兄之冤，咬牙切齿，

目中火出。王僚壮其气，意复怜之，许为兴师复仇。

姬光素闻伍员智勇，有心收养他，闻先谒王僚，恐为僚所亲用，心中微愠，乃往见王僚曰：“光闻楚之亡臣伍员，来奔我国，王以为何如人？”僚曰：“贤而且孝。”光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僚曰：“勇壮非常，与寡人筹策国事，无不中窾，是其贤也。念父兄之冤，未曾须臾忘报，乞师于寡人，是其孝也。”光曰：“王许以复仇乎？”僚曰：“寡人怜其情，已许之矣。”光谏曰：“万乘之主，不为匹夫兴师。今吴、楚构兵已久，未见大胜。若为子胥兴师，是匹夫之恨，重于国耻也。胜则彼快其愤，不胜则我益其辱，必不可！”王僚以为然，遂罢伐楚之议。伍员闻光之入谏，曰：“光方有内志，未可说以外事也。”乃辞大夫之职不受。光复言于王僚曰：“子胥以王不肯兴师，辞职不受，有怨望之心，不可用之。”僚遂疏伍员，听其辞去，但赐以阳山之田百亩，员与胜遂耕于阳山之野。

姬光私往见之，馈以米粟布帛，问曰：“子出入吴、楚之境，曾遇有才勇之士，略如子胥者乎？”员曰：“某何足道？所见有专诸者，真勇士也！”光曰：“愿因子胥得交于专先生。”员曰：“专诸去此不远，当即召之，明旦可入谒也。”光曰：“既是才勇之士，某即当造请，岂敢召乎？”乃与伍员同车共载，直造专诸之家。专诸方在街坊磨刀，为人屠豕，见车马纷纷，方欲走避，伍员在车上呼曰：“愚兄在此。”专诸慌忙停刀，候伍员下车相见。员指公子光曰：“此吴国长公子，慕吾弟英雄，特来造见，弟不可辞。”专诸曰：“某闾巷小民，有何德能，敢烦大驾。”遂揖公子光而进。筓门蓬户，低头而入。公子光先拜，致生平相慕之意，专诸答拜。光奉上金帛为贄，专诸固让，伍员从旁力劝，方才肯受。自此专诸遂投于公子光门下。光使人日馈粟肉，月给布帛，又不时存问其母，专诸甚感其意。

一日，问光曰：“某村野小人，蒙公子豢养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倘有差遣，惟命是从。”光乃屏左右，述其欲刺王僚之意。专诸曰：“前王夷昧卒，其子分自当立，公子何名而欲害之？”光备言祖父遗命，以次相传之故：“季札既辞，宜归适长。适长之后，即光之身也。僚安得为君哉？吾力弱不足以图大事，故欲借助于有力者。”专诸曰：“何不使近臣从容言于王侧，陈前王之命，使其退位？何必私备剑士，以伤先王之德？”光曰：“僚贪而恃力，知进之利，不能退让，若与之言，反生忌害，光与僚势不两立！”专诸奋然曰：“公子之言是也。但诸有老母在堂，未敢以死相许。”光曰：“吾亦知尔母老子幼，然非尔无与图事者。苟成其事，君之子母，即吾子母也，自当尽心养育，岂敢有负于君哉？”专诸沉思良久，对曰：“凡事轻举无功，必图万全。夫鱼在千仞之渊，而入渔人之手者，以香饵在也。欲刺王僚，必先投王之所好，乃能亲近其身，不知王所好何在？”光曰：“好味。”专诸

曰：“味中何者最甘？”光曰：“尤好鱼炙。”专诸曰：“某请暂辞。”公子光曰：“壮士何往？”专诸曰：“某往学治味，庶可近吴王耳。”专诸遂往太湖学炙鱼。凡三月，尝其炙者，皆以为美，然后复见姬光，光乃藏专诸于府中。髯翁有诗云：

刚直人推伍子胥，也因献媚进专诸。

欲知弑械从何起？三月湖边学炙鱼。

姬光召伍子胥，谓：“专诸已精其味矣，何以得近吴王？”员对曰：“夫鸿鹄所以不可制者，以羽翼在也。欲制鸿鹄，必先去其羽翼。吾闻公子庆忌，筋骨如铁，万夫莫当，手能接飞鸟，步能格猛兽，王僚得一庆忌，旦夕相随，尚且难以动手；况其母弟掩余、烛庸并握兵权，虽有擒龙搏虎之勇，鬼神不测之谋，安能济事？公子欲除王僚，必先去此三子，然后大位可图。不然，虽幸而成事，公子能安然在位乎？”光俯思半晌，恍然曰：“君言是也。且归尔田，俟有间隙，然后相议耳。”员乃辞云。

是年，周景王崩，有嫡世子曰猛，次曰匄，长庶子曰朝。景王宠爱朝，囑于大夫宾孟欲更立世子之位，未行而崩。刘献公挚亦卒，子刘卷字伯蚡嗣立。素与宾孟有隙，遂同单穆公旗杀宾孟，立世子猛，是为悼王。尹文公固、甘平公魋、召庄公奭，素附子朝，三家合兵，使上将南宫极率之以攻刘卷。卷出奔扬，单旗奉王猛次于皇，子朝使其党郢矜伐皇，矜败死。晋顷公闻王室大乱，遣大夫籍谈、荀跖帅师纳王于王城，尹固亦立子朝于京。未几，王猛病卒，单旗、刘卷复立其弟匄，是为敬王，居翟泉。周人呼匄为东王，朝为西王，二王互相攻杀，六年不决。召庄公奭卒，南宫极为天雷震死，人心耸惧。晋大夫荀跖，复率诸侯之师，纳敬王于成周，擒尹固，子朝兵溃。召奭之子囂反攻子朝，朝出奔楚，诸侯遂城成周而还。敬王以召囂为反覆，与尹固同斩于市，周人快之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周敬王即位之元年，吴王僚之八年也。时楚故太子建之母在郢，费无极恐其为伍员内应，劝平王诛之。建母闻之，阴使人求救于吴，吴王僚使公子光往郢取建母，行及锺离，楚将薳越帅师拒之，驰报郢都。平王拜令尹阳匄为大将，并征陈、蔡、胡、沈、许五国之师。胡子名髡，沈子名逞，二君亲自引兵，陈遣大夫夏啮，顿、胡二国亦遣大夫助战。胡、沈、陈之兵营于右，顿、许、蔡之兵营于左，薳越大军居中，姬光亦驰报吴王。王僚同公子掩余率大军一万，罪人三千，来至鸡父下寨。两边尚未约战，适楚令尹阳匄暴疾卒，薳越代领其众，姬光言于王僚曰：“楚亡大将，其军已丧气矣。诸侯相从者虽众，然皆小国，畏楚而来，非得已也。胡、沈之君，幼不习战，陈夏啮勇而无谋，顿、许、蔡三国久困楚令，其心不服，不肯尽力。七国同役而不同心，楚帅位卑无威，若分师先犯胡、沈与陈，

必先奔，诸国乖乱，楚必震惧，可全败也。请示弱以诱之，而以精卒持其后。”王僚从其计，乃为三阵，自率中军，姬光在左，公子掩余在右，各饱食严阵以待。先遣罪人三千，乱突楚之右营。时秋七月晦日，兵家忌晦，故胡子髡、沈子逞及陈夏啮，俱不做整备，及闻吴兵到，开营击之。罪人原无纪律，或奔或止，三国以吴兵散乱，彼此争功追逐，全无队伍。姬光帅左军乘乱进击，正遇夏啮，一戟刺于马下，胡、沈二君心慌，夺路欲走，公子掩余右军亦到，二君如飞禽入网，无处逃脱，俱为吴军所获。军士死者无数，生擒甲士八百余人。姬光喝教将胡、沈二君斩首，却纵放甲士，使奔报楚之左军，言：“胡、沈二君及陈大夫俱被杀矣！”许、蔡、顿三国将士，吓得心胆堕地，不敢出战，各寻走路。王僚合左右二军，如泰山一般倒压下来，中军蕩越未及成阵，军士散其大半。吴兵随后掩杀，杀得尸横遍野，流血成渠。蕩越大败，奔五十里方脱。姬光直入郢阳，迎取楚夫人以归，蔡人不敢拒敌。蕩越收拾败兵，止存其半，闻姬光单师来郢阳取楚夫人，乃星夜赴之。比及楚军至蔡，吴兵已离郢阳二日矣。蕩越知不可追，仰天叹曰：“吾受命守关，不能缉获亡臣，是无功也。既丧七国之师，又失君夫人，是有罪也。无一功而负二罪，何面复见楚王乎？”遂自缢而死。

楚平王闻吴师势大，心中甚惧，用囊瓦为令尹，以代阳句之位。瓦献计谓郢城卑狭，更于其东辟地，筑一大城，比旧高七尺，广二十余里，名旧城为纪南城，以其在纪山之南也；新城仍名郢，徙都居之。复筑一城于西，以为右臂，号曰麦城。三城似品字之形，联络有势，楚人皆以为瓦功。沈尹戌笑曰：“子常不务修德政，而徒事兴筑，吴兵若至，虽十郢城何益哉？”囊瓦欲雪鸡父之耻，大治舟楫，操演水军。三月，水手习熟，囊瓦率舟师，从大江直逼吴疆，耀武而还。吴公子光闻楚师犯边，星夜来援，比至境上，囊瓦已还师矣。姬光曰：“楚方耀武而还，边人必不为备。”乃潜师袭巢灭之，并灭鍾离，奏凯而归。

楚平王闻二邑被灭，大惊，遂得心疾，久而不愈，至敬王四年，疾笃，召囊瓦及公子申，至于榻前，以太子珍嘱之而薨。囊瓦与郤宛商议曰：“太子珍年幼，且其母乃太子建所聘，非正也。子西长而好善，立长则名顺，建善则国治，诚立子西，楚必赖之。”郤宛以囊瓦之言，告于公子申。申怒曰：“若废太子，是彰君王之秽行也。太子秦出，其母已立为君夫人，可谓非嫡嗣乎？弃嫡而失大援，外内恶之。令尹欲以利祸我，其病狂乎？再言及，吾必杀之！”囊瓦惧，乃奉珍主丧即位，改名曰轸，是为昭王。囊瓦仍为令尹，伯郤宛为左尹，鄢将师为右尹，费无极以师傅旧恩，同执国政。

却说郑定公闻吴人取楚夫人以归，乃使人赍珠玉簪珥追送之，以解杀建之

恨。楚夫人至吴，吴王赐宅西门之外，使半胜奉之。伍员闻平王之死，捶胸大哭，终日不止。公子光怪而问曰：“楚王乃子仇人，闻死当称快，胡反哭之？”员曰：“某非哭楚王也，恨吾不能枭彼之头，以雪吾恨，使得终于牖下耳。”光亦为嗟叹。胡曾先生有诗曰：

父兄冤恨未曾酬，已报淫狐获首邱。

手刃不能偿夙愿，悲来霜鬓又添秋。

伍员自恨不能及平王之身，报其仇怨，一连三夜无眠，心中想出一个计策来，谓姬光曰：“公子欲行大事，尚无间可乘耶？”光曰：“昼夜思之，未得其便。”员曰：“今楚王新歿，朝无良臣，公子何不奏过吴王，乘楚丧乱之中，发兵南伐，可以图霸？”光曰：“倘遣吾为将，奈何？”员曰：“公子误为坠车而得足疾者，王必不遣。然后荐掩余、烛庸为将，更使公子庆忌结连郑、卫，共攻楚国，此一网而除三翼，吴王之死在目下矣。”光又问曰：“三翼虽去，延陵季子在朝，见我行篡，能容我乎？”员曰：“吴、晋方睦，再令季子使晋，以窥中原之衅。吴王好大而疏于计，必然听从。待其远使归国，大位已定，岂能复议废立哉？”光不觉下拜曰：“孤之得子胥，乃天赐也！”次日，以乘丧伐楚之利，入言于王僚，僚欣然听之。光曰：“此事某应效劳，奈因坠车损其足胫，方就医疗，不能任劳。”僚曰：“然则何人可将？”光曰：“此大事，非至亲信者，不可托也。王自择之。”僚曰：“掩余、烛庸可乎？”光曰：“得人矣。”光又曰：“向来晋、楚争霸，吴为属国，今晋既衰微，而楚复屡败，诸侯离心，未有所归，南北之政，将归于东。若遣公子庆忌往收郑、卫之兵，并力攻楚；而使延陵季子聘晋，以观中原之衅，王简练舟师，以拟其后，霸可成也。”王僚大喜，使掩余、烛庸帅师伐楚，季札聘于晋国，惟庆忌不遣。

单说掩余、烛庸引师二万，水陆并进，围楚潜邑。潜邑大夫坚守不出，使人入楚告急。时楚昭王新立，君幼臣谗，闻吴兵围潜，举朝慌急无措。公子申进曰：“吴人乘丧来伐，若不出兵迎敌，示之以弱，启其深入之心。依臣愚见，速令左司马沈尹戌率陆兵一万救潜，再遣左尹郤宛率水军一万，从淮汭顺流而下，截住吴兵之后，使他首尾受敌，吴将可坐而擒矣。”昭王大喜，遂用子西之计，调遣二将，水陆分道而行。

却说掩余、烛庸正围潜邑，谍者报：“救兵来到。”二将大惊，分兵一半围城，一半迎敌。沈尹戌坚壁不战，使人四下将樵汲之路，俱用石子垒断。二将大惊。探马又报：“楚将郤宛引舟师从淮汭塞断江口。”吴兵进退两难，乃分作两寨，为犄角之势，与楚将相持，一面遣人入吴求救。姬光曰：“臣向者欲征郑、卫之兵，正为此也。今日遣之，尚未为晚。”王僚乃使庆忌纠合郑、卫，四公子俱调开

去了，单留姬光在国。

伍员乃谓光曰：“公子曾觅利匕首乎？欲用专诸，此其时矣。”光曰：“然。昔越王允常，使欧冶子造剑五枚，献其三枚于吴，一曰‘湛卢’，二曰‘磐郢’，三曰‘鱼肠’。‘鱼肠’，乃匕首也。形虽短狭，砍铁如泥。先君以赐我，至今宝之，藏于床头，以备非常。此剑连夜发光，意者神物欲自试，将饱王僚之血乎？”遂出剑与员观之，员夸奖不已。即召专诸以剑付之。专诸不待开言，已知光意，慨然曰：“王，信可杀也。二弟远离，公子出使，彼孤立耳，无如我何。但死生之际，不敢自主，候稟过老母，方敢从命。”

专诸归视其母，不言而泣。母曰：“诸何悲之甚也？岂公子欲用汝耶？吾举家受公子恩养，大德当报，忠孝岂能两全？汝必亟往，勿以我为念！汝能成人之事，垂名后世，我死亦不朽矣。”专诸犹依依不舍。母曰：“吾思饮清泉，可于河下取之。”专诸奉命汲泉于河，比及回家，不见老母在堂，问其妻，妻对曰：“姑适言困倦，闭户思卧，戒勿惊之。”专诸心疑，启牖而入，老母自缢于床上矣。髯仙有诗云：

愿子成名不惜身，肯将孝子换忠臣。

世间尽为贪生误，不及区区老妇人。

专诸痛哭一场，收拾殓殓，葬于西门之外。谓其妻曰：“吾受公子大恩，所以不敢尽死者，为老母也。今老母已亡，吾将赴公子之急。我死，汝母子必蒙公子恩眷，勿为我牵挂。”言毕，来见姬光，言母死之事。光十分不过意，安慰了一番。良久，然后复论及王僚之事。专诸曰：“公子盍设享以请吴王？王若肯来，事八九济矣。”光乃入见王僚曰：“有庖人从太湖来，新学炙鱼，味甚鲜美，异于他炙，请王辱临下舍而尝之！”王僚好的是鱼炙，遂欣然许诺：“来日当过王兄府上，不必过费。”光是夜预伏甲士于窟室之中，再命伍员暗约死士百人，在外接应，于是大张饮具。

次早，复请王僚。僚入宫，告其母曰：“公子光具酒相延，得无有他谋乎？”母曰：“光心气怏怏，常有愧恨之色，此番相请，谅无好意，何不辞之？”僚曰：“辞则生隙，若严为之备，又何惧哉！”于是被獠狍之甲三重，陈设兵卫，自王宫起，直至光家之门，街衢皆满，接连不断。僚驾及门，光迎入拜见。既入席安坐，光侍坐于傍，僚之亲戚近信布满堂阶。侍席力士百人，皆操长戟，带利刀，不离王之左右。庖人献饌，皆从庭下搜筒更衣，然后膝行而前，十余力士握剑夹之以进。庖人置饌，不敢仰视，复膝行而出。光献觞致敬，忽作蹉足，伪为痛苦之状，乃前奏曰：“光足疾举发，痛彻心髓，必用大帛缠紧，其痛方止，幸王宽坐须臾，容

裹足便出。”僚曰：“王兄请自方便。”光一步一蹶，入内潜进窟室中去了。少顷，专诸告进鱼炙，搜筒如前。谁知这口鱼肠短剑，已暗藏于鱼腹之中。力士挟专诸膝行至于王前，用手擘鱼以进，忽地抽出匕首，径椎王僚之胸。手势去得十分之重，直贯三层坚甲，透出背脊。王僚大叫一声，登时气绝。侍卫力士一拥齐上，刀戟并举，将专诸剁做肉泥，堂中大乱。姬光在窟室中知已成事，乃纵甲士杀出，两下交斗。这一边知专诸得手，威加十倍，那一边见王僚已亡，势减三分。僚众一半被杀，一半奔逃，其所设军卫，俱被伍员引众杀散。奉姬光升车入朝，聚集群臣，将王僚背约自立之罪，宣布国人明白：“今日非光贪位，实乃王僚之不义也。光权摄大位，待季子返国，仍当奉之。”乃收拾王僚尸首，殓殓如礼。又厚葬专诸，封其子专毅为上卿。封伍员为行人之职，待以客礼而不臣。市吏被离举荐伍员有功，亦升大夫之职。散财发粟，以赈穷民，国人安之。

姬光心念庆忌在外，使善走者觐其归期，姬光自率大兵，屯于江上以待之。庆忌中途闻变，即驰去。姬光乘驷马追之，庆忌弃车而走，其行如飞，马不能及。光命集矢射之，庆忌挽手接矢，无一中者。姬光知庆忌必不可得，乃诫西鄙严为之备，遂还吴国。又数日，季札自晋归，知王僚已死，径往其墓，举哀成服。姬光亲诣墓所，以位让之，曰：“此祖父诸叔之意也。”季札曰：“汝求而得之，又何让为？苟国无废祀，民无废主，能立者即吾君矣。”光不能强，乃即吴王之位，自号为阖闾。季札退守臣位。此周敬王五年事也。札耻争国之事，老于延陵，终身不入吴国，不与吴事，时人高之。及季札之死，葬于延陵，孔子亲题其碑曰：“有吴延陵季子之墓。”史臣有赞云：

贪夫殉利，箴豆见色。《春秋》争弑，不顾骨肉。孰如季子，始终让国，堪愧僚光，无惭泰伯。

宋儒又论季札辞国生乱，为贤名之玷。有诗云：

只因一让启群争，辜负前人次及情。

若使延陵成父志，苏台麋鹿岂纵横？

且说掩余、烛庸困在潜城，日久救兵不至，正在踌躇脱身之计，忽闻姬光弑主夺位，二人放声大哭，商议道：“光既行弑夺之事，必不相容。欲要投奔楚国，又恐楚不相信，正是‘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’，如何是好？”烛庸曰：“目今困守于此，终无了期，且乘夜从僻路逃奔小国，以图后举。”掩余曰：“楚兵前后围裹，如飞鸟入笼，焉能自脱？”烛庸曰：“吾有一计，传令两寨将士，诈称来日欲与楚兵交锋，至夜半，与兄微服密走，楚兵不疑。”掩余然其言。两寨将士秣马蓐食，专候军令布阵，掩余与烛庸同心腹数人，扮作哨马小军，逃出本营。掩余投奔徐

国，烛庸投奔锺吾。及天明，两寨皆不见其主将，士卒混乱，各抢船只奔归吴国。所弃甲兵无数，皆被郤宛水军所获。诸将欲乘吴之乱，遂伐吴国，郤宛曰：“彼乘我丧非义，吾奈何效之？”乃与沈尹戌一同班师，献吴俘。楚昭王以郤宛有功，以所获甲兵之半赐之，每事谘访，甚加敬礼。费无极忌之益深，乃生一计，欲害郤宛。毕竟费无极用何计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